

盛宴前後

1

1984

盛宴前後

大洋洲文学丛书

(总第七辑)

第一辑

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

大洋洲文学

丛 刊

盛宴前后

1984年第1辑(总第七辑)

目 录

一、小说

盛宴前后(长篇小说《荆棘鸟》选载

.....(澳)柯林·麦卡洛 黄禄善译(1)

雷 电.....(澳)比·旺加尔 黄 檬译(46)

凶 杀!.....(澳)埃·路·安德森 潘 强译(55)

南边马棚里的生与死

.....(澳)彼得·凯里 黄青龙译(70)

丝 绸.....(新)乔伊·考利 胡移风译(76)

家 庭.....(新)伯纳德·加得 居蕻译 傅炯宁校(87)

女 店 主.....(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吴建国译(101)

生 日.....(西萨摩亚)艾伯特·温特 赵克忠译(113)

从圣诞节谈到异乡人

.....(斐济)弗雷姆·班福 冒景珮译(121)

橙光闪闪的蜡烛

.....(斐济)瓦尼萨·格里芬 阎智华译(128)

不那么容易

(吉尔伯特·艾利斯)佩尼胡塔·哈乌玛 李继红译

..... (135)

二、散文·评论

回忆戴维·坎贝尔

……………(澳) R·F·布里森登 司沪宁译 (138)

我为什么要写作

……………(新)威蒂·伊希玛埃拉 任荣珍译 (151)

也谈黑齿与槟榔……………荆伯弘 (154)

莫里森的《稻草人》……………博 笑 (164)

小说《这位金基夫人》简介……………杨克兵 (170)

三、文学史料

从本土文学到世界文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英语文学

……………(澳)约瑟夫·琼斯 司沪宁译 (172)

1920年以前的澳大利亚小说

……………(澳)约翰·巴恩斯 郭兆康译 (199)

192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小说

……………(澳)哈里·赫塞尔丁 郭兆康译 (251)

四、诗歌

亨利·劳森诗四首……………王雪飞 译 (304)

诗 两 首……………(澳)马克·奥康纳 黄 檬译 (308)

给詹妮弗读故事

……………(新)马克斯·理查兹 鲁韦昌译 (310)

又 见……………(新)风 铃 (311)

西萨摩亚诗三首……………田 海译 (312)

库克群岛汤吉亚诗四首……………江 海译 (326)

此人是谁……………(所罗门群岛)库拉戈埃 江 海译 (317)

词一首书赠澳中理事会……………马锡川 (320)

诗 一 首……………马祖毅 (321)

OCEANIC LITERATUR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Oceanic Literature Research Unit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No. 1—1984 (General No. 7)
CONTENTS

I. Fiction

The Thorn Birds (Chapter 7)	
.....Colleen McCullough (Australia)	(1)
Maramara	B. Wongar (Australia) (46)
Murder!	Ethel Louisa Anderson
.....(Australia)	(55)
Life and Death in the South Side Pavilion	
.....Peter Carey (Australia)	(70)
Silk	Joy Cowley (New Zealand) (76)
Family	Bernard Gadd (New Zealand) (87)
The Woman at the Store	
.....Katherine Mansfield (New Zealand)	(101)
Birthdays	Albert Wendt (Western Samoa) (113)
From Christmas to Stranger	
.....Prem Banfal (Fiji)	(121)

Candles Glowing Orange	
.....Vanessa Griffen (Fiji)	(128)
It s Not That Easy	
..... Penehuro Hauma(Gilbert and Ellice)	(135)

II. Articles and Reviews

Remembering David Campbell	
.....R.F. Brissenden(Australia)	(138)
Why I write..... Witi Ihimaera(New Zealand)	(151)
Black Teeth and Betel Nut..... Jing Bohong	(154)
R. H. Morrieson's The Scarecrow..... Boxiao	(164)
Frances Cleary's This Mrs Kingi	
.....Yang Kebing	(170)
Provincial to International,	
South West Pacific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ce the 1920s Joseph Jones	
.....(Australia)	(172)
Australian Fiction to 1920	
.....John Barnes(Australia)	(199)
Australian Fiction since 1920	
..... Harry Heseltine(Australia)	(251)

III • Poetry

Four Poems by Henry Lawson (Australia).....	(304)
The Song and the Sigh	(304)
The Separation	(305)
Rain in the Mountains.....	(306)

The Cross-roads.....	(306)
Two Poems by Mark O'Corner (Australia)...	(308)
Skagen Forest	
.....Letter from the Barrier Reef	(308)
Reading to Jennifer	
.....Max Rihcards(New Zealand)	(310)
Again I Saw..... Feng Ling (New Zealand)	(311)
Flying-Fox... Albert wendt (Western Samoa)	(312)
The Faa-Samoa Is Perfect, They Said	
.....Albert Wendt (Western Samoa)	(313)
Four Poems by Makiuti Tongia (Cook Islands)	(326)
A Poem by Celo Kulagoe(Solomon Islands)...	(317)
A Poem.....Ma Xi-chuan	(320)
A Poem.....Ma Zuyi	(321)

盛宴前后

(长篇小说《荆棘鸟》选载)

(澳大利亚)柯琳·麦卡洛 黄绿善 译

(《荆棘鸟》(The Thorn Birds)是澳大利亚女作家柯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柯琳·麦卡洛生于惠灵顿,入悉尼大学学习,当过教师、图书管理员和新闻记者,现居美国。该书于1978年由美国艾冯(Avon)公司出版后,即轰动西方,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以后又改编成长达十小时的电视连续剧,呼声极高,呈现当年播放电视剧《根》的热潮。著名作家韩素音也极力推崇这部小说,称赞它是“真正的文学,很有价值”。

该书叙述的是克里尔利一家三代悲欢离合的故事。自1915年起,至1969年止,延续半个多世纪。帕蒂·克里尔利原是爱尔兰普通人,因杀人逃往新西兰,靠剪羊毛和打短工为生。尽管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全家生活还是拮据,到后来,连剪羊毛的饭碗都丢了。正当穷途末路时,他姐姐来了信,要他一家迁往澳大利亚,做其财产继承人。他姐姐名叫玛丽,早年弃家去澳大利亚,嫁与富翁卡不逊为妻。不久卡不逊和独生子相继死去,她成了寡妇,独自经营德罗赤达牧场及其他企业,变为新南威尔士最有钱的人。垂暮之年,他不得不让唯一的亲人帕蒂来到身边。

帕蒂一家风尘仆仆到了澳大利亚,来车站迎接的是当地年轻漂亮的神父拉尔夫。拉尔夫

神父是个有抱负的人，只是因为年少气盛，冒犯了主教，所以才被派往偏僻地区吉兰坡也即德罗赫达牧场所在地任职。自然，他渴望跳出湮名埋姓的吉兰坡，梦求飞黄腾达。他看中了玛丽·卡尔逊的钱财，企图利用她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而玛丽·卡尔逊也垂涎他的漂亮外表，妄图占有他。两人各怀各的目的，来往频繁。

帕蒂当了德罗赫达牧场的总师傅，一家人顶着水灾、旱灾的侵害，卖命地替玛丽·卡尔逊干活。大儿子弗朗克不满现状，和帕蒂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吉兰坡庙会上，弗朗克参加了吉米·夏门拳击班摆擂台比武，击败了几个专职拳击手，本身也有几处损伤。为此帕蒂怒骂弗朗克，弗朗克不服，两人大吵了一场。这以后，弗朗克弃家投奔吉米·夏门拳击班。当晚帕蒂向拉尔夫神父痛诉弗朗克的身世。原来弗朗克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而是他妻子费伊带来的私生子。费伊出身新西兰名门贵族，由于和人私通，被父亲赐给帕蒂。虽然帕蒂待她很好，但她并不爱他，感情处于麻木状态。

随着时间推移，拉尔夫神父爱上了帕蒂的独生女玛吉。他一方面控制不住对玛吉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了向上爬的野心，谄于矛盾的痛苦之中。而玛丽·卡尔逊也察觉了他爱着玛吉的秘密。一天晚上，玛丽·卡尔逊利用拉尔夫神父擦身之机对他挑逗，遭到他巧妙拒绝，为此十分恼火，以后玛丽·卡尔逊又进一步遭到拉尔夫神父的冷遇。渐渐他对拉尔夫神父由爱转变为恨，决定采用强有力手段进行报复。究竟玛丽·卡尔逊采用了什么手段，结果如何，此处选载的章节即是围绕这一情节展开。全书近四十万字，分十九章，这是第七章，题目是译者根据内容加的。）

玛丽·卡尔逊的七十二岁大寿就要到了，这些天里，她正

为自己筹划德罗赫达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特大宴会。她的生日在十一月初，那时已是盛夏，但天气还不至于热得十分难受，至少在吉里土长的人可以忍耐。

“瞧，史密特夫人！”明妮私下里说。“你想过没有，十一月四日是她的生日！”

“你嘀咕什么，明妮？”这位管家问道。那鬼鬼祟祟的凯尔特土话使她这个性情温和的英格兰人也着急起来。

“天啊，真没想到！这么说她是天蝎星下凡了，天蝎星变的女人！”

“你的话我连边都没挨着，明妮！”

“我的好夫人，女人逢到天蝎星投胎可倒霉透了！她们是魔鬼的孩子，魔鬼的孩子！”卡特说着，眼睛瞪得通圆，不断在胸前划十字。

“实话说，明妮。你和卡特已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史密特夫人说着，对她俩的话没有介意。

然而宴会前的气氛还是挺热闹的，而且看样子还会进一步热闹下去。那只老蜘蛛坐在高背椅上，从他的蜘蛛网中心源源往外发表指令。这个要办，那个要做，这个要从贮藏室取出，那个要放进去贮存。两个爱尔兰女佣跑进跑出，擦银盘，洗最好的哈维兰瓷具，收拾小教堂重新作接待室，打扫隔壁的厨房准备烹饪等等。

斯图尔特领着一伙短工打杂，两个小兄弟也碍手碍脚跟在身后帮忙。他们修剪草坪，整理花圃，在走廊撒湿银粉末清除西班牙彩砖间灰尘，用白尘粉吸干接待室地面做舞场。克拉伦斯·奥杜尔的乐队已从悉尼动身，顺道还要把牡蛎、明虾、螃蟹、龙虾带来。此外还从吉里雇了几个女人帮忙。整个吉兰坡地区，从鲁德纳胡希到伊里奇马雷，无不引起骚动。

正当大理石过道异乎寻常响起搬东西和人叫喊的声音时，玛丽·卡尔逊从高背椅上站起来。她走到桌边，拿过羊皮纸，蘸着墨水开始写字。她就这么一口气写下去，不需要停笔组织文字，五年来一直在构思要写的东西，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多时她就写完了，共两张纸，一张满满的，一张还有四分之一多的空白。刚写完最后一个句子，窗外传来一阵笑声，她下意识转过头去。这张有活动顶板的桌子是靠着那扇大窗户摆的，她只需偏一下头，便可看到草坪上的一切。起初她随意瞥了一眼，随后便怒火中烧，很快又坐回到高背椅上。该死的东西！她心里骂着拉尔夫神父和玛吉。

在此之前，拉尔夫神父已教了玛吉学骑马。若不是他主动提出教她，这个乡下姑娘还没机会上过马背。说来也怪，乡下穷人家的女儿是不太骑马的，而乡下和城里有钱人的女儿常常骑马蹀躞。象玛吉这样出身的姑娘，往往能赶马车，赶驮马队甚至开拖拉机，少数还能开汽车，可会骑马的却微乎其微。若让女儿骑马就得给她备一套马具，这可太费钱了。

拉尔夫神父从吉里带来一双弹性短靴和一条斜纹布骑马裤。走到厨房，他把两样东西往桌上一扔，听到声音，午饭后看着书的帕蒂不免有些吃惊。

“那是什么，神父？”他问。

“玛吉的马具。”

“什么？”帕蒂的声音变亲了。

“什么？”玛吉也尖着嗓子问。

“玛吉的马具。说实话，帕蒂，你这个人脑子最笨了。身为新南威尔士最大最富有的牧场继承人，连独养女儿骑马都不让。你想想，她将来怎么和卡米歇尔小姐、霍普顿小姐、安东尼·金太太这些女骑手平起平坐？玛吉非学骑马不可，侧骑跨骑都要

学,听见了吗?我知道你很忙,所以亲自来教她,你高兴当然更好,不高兴也得勉强同意。如果不巧碰上跟做家务事有冲突,那就对不起。事情无非是这样,充其量让费伊每星期多忙几小时。”

帕蒂平生不敢做的一件事就是同神父争辩,于是玛吉很快获准学骑马了。这个机会她盼了几年,有一次曾壮着胆子问爸爸,他一会儿就丢在脑后,以为这就是表示不同意,从此便不再问。能在拉尔夫神父保护下学骑马,这无疑使她高兴万分,可她把高兴藏在心里,没显露出来,此时她对拉尔夫神父的崇拜之心已转变成少女火一般爱慕之情。她憧憬哪天能躺在他怀里,接受他爱吻,可又意识这实际不可能,因而只是沉浸在甜密的幻想中。除了幻想,她不敢逾越一步,不知道下一步将是如何,甚至没想过会有下一步。即使她知道如此思念一个神父没有好处,似乎也陷进泥坑不能自拔。看来唯一能够约束她的是,她强迫自己相信,她头脑里那些难驾驭的思想,并没在他的头脑里产生共鸣。

再说玛丽·卡尔逊在客厅往窗外一望,正好看见拉尔夫神父带着玛吉,牵着马从楼屋另一端的马厩出来。这个马厩不归牧场使用,牧羊师傅骑的都是些不上眼的瘦马,一刻不停在围场巡逻,没有骑着巡逻的,也在吃草等候换班。事实上这个马厩是拉尔夫神父一人光临的场所。玛丽·卡尔逊在里间放了两匹膘肥体壮的好马,供他专门使用,对于他当然不能用瘦马侍候。当拉尔夫神父问玛丽·卡尔逊,这两匹马玛吉能不能骑,她顺从了他的意见。玛吉是她的亲侄女,让她骑似乎面子上过不去。

看见这情景,玛丽·卡尔逊不由得醋性大发,臃肿身躯的根每老骨头都是酸溜溜的。她真后悔当时答应了拉尔夫神父的请求,后悔没提出跟他们一起去。可她既不能不答应,自己又

老得爬不上马背。如今看见两人一块骑马穿过草地，男的穿着骑马裤，深筒靴和白衬衣，显得英姿勃勃，女的也穿着骑马裤，身材苗条，象个美少年，真叫她有苦说不出。分明他俩之间充满着无拘无束的友谊，而她一看到他俩接近，看到他俩近于亲热的场面，心里就难受。为什么别人没有她这种感觉？她反反复复想着。帕蒂只是认为这事非常神奇，费伊这个木头什么也不说，而男孩子也单纯把他俩看成兄妹。是因为她本人爱拉尔夫·德·比利卡沙，才发现了这些人没发现的问题吗？或者说，这些人的看法並沒有错，这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和这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女孩子的亲热纯粹出于友谊，所谓越轨属于她的想象？不，决无此事！看到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岂有不摘之理，即使是拉尔夫神父也不例外。拉尔夫·德·比利卡沙会例外吗？笑话！正因为他是拉尔夫·德·比利卡沙，才不会例外，什么东西能错过他！

想到这里，玛丽·卡尔逊捏着笔杆的手在颤抖，不觉将已写好的纸上滴了一大团墨水。她又从信件架拿了张羊皮纸，蘸着墨水重写，内容和前一张一样。写好后她用力站起，扭动肥胖的身躯到了门边。

“明妮！明妮！”她大声喊道。

“我的天哪，是她在叫我！”对面接待室传来这个女仆清晰的说话声。不一会，她那张熟悉的雀斑脸出现在门口。“亲爱的卡尔逊夫人，有什么吩咐？”她嘴里问道，惊讶这个老太婆为何打破惯例，没有按门铃叫史密斯夫人。

“把汤姆和那个修栅栏的找到，让他们立刻来见我。”

“要不要先给史密斯夫人说一声？”

“不必了！按我的吩咐的去做，明妮！”

在花园打杂的干瘪老头汤姆原先是个游民，十七年前在德

罗赫达落了脚，后来他爱上这里的花园，不愿放弃这个活，就此留了下来。那个修栅栏的，也是四海为家的漂泊者，原先在围场外干那个重活，这次为准备祝寿，也被拉到楼屋修理，涂着白漆的栅栏。闻说女主人召见，他们吓了一跳，不过几分钟就来了。衣服来不及换，还是那件工装裤，带子下面压着短袖衬衫，帽子捏在手里瞎摆弄。

“你们会写字吗？”

他俩点点头，各自往肚里咽了口水。

“那好。我要你们看着我在这张纸上签字，然后在我名字下面写上你们自己的姓名地址，明白了吗？”

他俩又点点头。

“姓名照平常的样子写，写自然些。地址必须是永久性的，要写清楚。是不是邮局规定的我可不管，只要能在里面找到你们就行。”

两个人看着她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只有这一次她的签名没有缩写。然后汤姆上前一步，笨拙地握着笔，在纸上用力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接着那个修栅栏的写了几个圆润的大字：夏斯·霍金斯，又写上自己在悉尼的住址。玛丽·卡尔逊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等到写毕，各人给了张暗红色十英镑纸币，喝令不许声张，打发走了。

窗外再也看不见玛吉和拉尔夫神父的身影。玛丽·卡尔逊重重地在书桌边坐下，拉过另外一张纸，又开始写起来。这次写得不如上次轻松，不时要停笔思索，得意地笑笑之后，又接着写下去。看来她有很多话要说，纸上字迹潦草，行距很紧，一张纸不够，又拿了一张。最后她把写好的看了一遍，两张纸叠在一块，折好塞进信封，用红蜡封了口。

全家只有帕蒂、费伊、鲍勃、杰克和玛吉出席玛丽·卡尔逊的祝寿宴会，休伊和斯图尔特留在家里照料两个小兄弟，这对他俩正中下怀。玛丽·卡尔逊第一次表现得十分大方，她把钱包里几乎要发霉的钱掏了出来，请了吉里最好的裁缝，给每个人缝了一身最好的新衣。

帕蒂、鲍勃、杰克穿上有硬衬胸的衬衣，高衣领、白领带上身黑燕尾服，下身黑裤子，外罩黑马甲·霎时这样打扮，他们感到极不自然，仿佛手脚都被缠住似的。男人穿燕尾服，系领带，女人穿拖地长裙，这可是十分隆重的场合才有的啊！

费伊的礼服料子是深灰丝绸，颜色特别醒目，与她很相称。低领口，袖口紧锁，一直连到手腕。裙子齐地，露出自然折裙，上面还镶一排排饰珠。这种样式和玛丽女王的服装相似，也同这位专横的女王一样，她梳了蓬蓬向上的高发髻。耳朵戴了付金耳环，脖子上套了付金项链，若不仔细瞧，看不出是商店出售的仿制品。手里拿着把漂亮的驼毛扇，颜色和裙服一致，起到了最后一项装饰效果。其实也不是故意炫耀，天气热得不可开交，尽管到了傍晚七点，气温仍有一百多度。

当费伊和帕蒂换毕衣服从房间出来，儿子们一个个看傻了眼。他们长到现在，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有这样漂亮，站在面前几乎认不出来了。帕蒂看上去和他六十一岁的实际年龄相符，不过有了这副与众不同的打扮，显得更象政府官员。而费伊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不觉得是四十八岁的女人，外表美丽，充满生气和迷人的魅力。他俩向吉姆和帕西走去，两个小家伙慌得忘了尊严，放声大哭，说啥也不敢朝爸爸妈妈看一眼。直到他俩举止同往常一样，这才破涕为笑。

然而最使大家赞叹的是玛吉。也许吉里那位女裁缝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对那些撇开他在悉尼订购出席宴会礼服的年

轻贵妇感到恼怒，她在做玛吉这件衣服时下了特别的功夫。这是件无袖低褶皱领口式样的裙服。对于这种式样，费伊还犹豫不决，后来玛吉不断哀求，女裁缝也劝他一百个放心，她才发了慈悲。女裁缝对她说，现在女孩子穿的衣服都是这种式样，若按老式的做，势必被人家笑话土气。裙服料子是乔其纱薄绸，上下连成一气，中间束了点腰，腰下面缝了同种料子的饰带。暗灰色，带点红，当时称玫瑰灰。此外女裁缝和玛吉还绣了许多细小的玫瑰花蕾。近来女孩子当中逐渐时兴一种短发，吉里的女孩子也有模仿的，于是玛吉也尽量模仿这种发式把头发剪短了。她觉得这样更好看，那种长卷发式显然太不切时宜。

看到玛吉这身轻俏的打扮，帕蒂本能地张口想训斥几句，可话还没吐出，嘴巴又合上了。几年前跟弗朗克在神父邸宅争吵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这教训是够深刻的。不，他再不能约束这个小女儿了。她现在已经长大，是个知羞耻的姑娘，何必要给她面子上难堪呢？

他亲切地把手伸给她，脸上露出微笑。“哦，玛吉，你真漂亮！来吧，我跟你一起走，让鲍勃、杰克陪你妈妈”。

她这时刚好差一个月满十七岁，帕蒂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老了。不过她仍然是他的宝贝女儿，是她成年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说什么也不能败坏她的兴趣。

离赴宴的时间还很早，他们几个人慢慢向楼屋走去。谁也不愿弄脏自己的鞋子，按照预定安排，他们将坐在玛丽·卡尔逊身边和她同桌吃饭。不过走了一英里路，上面还是沾上了尘土。于是他们在厨房停了停，擦鞋子，刷裤脚和裙缘。

拉尔夫神父象往常一样披着件法衣。这件法衣剪裁非常合身，衣面纹路清晰，腿部一根紫色饰带，黑色小布扣从衣领一直排到折缘。可以说，无论他穿哪种式样的男子礼服，都比不上

这件法衣的效果。

玛丽·卡尔逊特意穿了个一身白，白缎子礼服，白饰带，就连手里摇的驼毛扇也是白的。平素不闻不问的费伊，此时竟一反常态，呆呆看起她来。这身打扮叫她吃了一惊，分明是新娘结婚时穿的服装，与祝寿的气氛多么不协调啊！她为何要如此戏谑自己？就象一个老处女涂脂抹粉扮演新娘看了恶心？近来她身体是胖多了，可脑子不至于糊涂到这等地步。

似乎帕蒂没有象她那样闻到不正常的气味。他跨上一步，抬起姐姐的双手，脸上露出由衷的微笑。拉尔夫神父注视这个似乎有趣又似乎平常的小小场面，心里不禁对帕蒂的单纯发出了感慨。

“玛丽，你漂亮极了，真象个年轻姑娘！”

说实话，她的面容跟维多利亚女王死前不久拍的那张著名照片几乎是一模一样。鼻子两边饰着傲慢的深线条，嘴唇象驴子一样翻起，眼珠微微突出，射着两道寒光。此时她正目不转睛看着玛吉。拉尔夫神父标致的眼睛也转了起来，他看着玛吉，又看着玛丽，眼光最后还是落在玛吉身上。

玛丽·卡尔逊朝帕蒂笑了笑，把手放在他手臂上。“你牵着我的手进餐厅，帕德里克。比利卡沙神父牵着费尔娜的手，男孩子里面也得有个人牵着玛吉的手。”说着她回过头望望玛吉。“今晚你跳舞好不好，玛格汉？”

“玛丽，她是个孩子，不到十七岁。”帕蒂慌忙掩饰说。其实他家那么多孩子没一个会跳舞，无疑这又是他做父亲的缺陷。

“真遗憾。”玛丽·卡尔逊说。

这是一次极为突出、极为豪华、极为体面的生日宴会，至少在场大多数人都这么议论。出席宴会的有来自伊里奇马雷的王族成员奥玛拉，随同的有妻子、独生女和几个儿子，人数不